

嘉兴大藏经 古音王传

刻古音王传引

古来除不尽底葛藤已被吹万老人一口咬断，只因婆心太切，不忍顿割。年来语录百种，靡不别开手眼，真有不度众生不成佛底愿力。奈世间伶俐汉能得有几？必须慈悲，因便设筏。一日，过铁壁和尚丈中，得《古音王传》，读之，据案大呼曰：“在是矣！在是矣！”或问古子：“此与《西游记》是同是别？”却又不然。作《西游》者疏疏莽莽，如灯取影，人不善读，未免泥辞著相，绝不知主人翁姓张姓李。此《传》妙在不即不离，道是一卷度人真经，却言言游戏；道是一本消闲词话，却又时时漏逗。笨如古子也觉心花顿飞，世上伶俐汉当有十倍于我者。万丈岩头直翻筋斗，区区窠臼陷不住也。谬为评点，以付梨枣。师既肉上剜疮，我又佛头着粪，罪过！罪过！铁壁和尚曰：“无妨。古子亦不可谓非婆心也。”

崇祯辛巳孟夏月平都秤叟古心题于忘庐

铁壁师吹万，吹万师朝阳，朝阳师铁牛，铁牛递接大慧，历历源头，一代高似一代。此《传》则吹万老人之寓言也。秤叟取而读之，读而批之、诈之、圈之、点之，复刻之，固是识奇，亦其手辣。观者于有字句处看批评，于无字句处看圈点，庶不负秤叟之苦心，亦不负老人之至意也。红杏枝头春意闹，大家会取本来人。

社弟延卿黄毓英评

吹万大师就情识中指出虚空，秤叟即于下手处拈出痛痒，觉一切枝蔓俱可烧却。虽然，会看，纵稗乘野史无非消息；不会看，则至言要道亦属筌蹄。是在诸人领取。

社衲云懒元善评

原序

瞿昙世尊苦行六年，垂手四十有九，法开半满之门，乘分顿渐之教，末后拈花直指本来之面目，无非欲人人同瞻佛性，共证菩提已耳。盖自古真流常谓人身如城国、血气如臣民。黑暗不停之念，及视听言动意必固我之私，即魑魅魍魉禽兽、戎狄之类。所谓魔强法弱者，此也。第观吾身，苟于静定之中寻伺其方明之窍，自觉一日之间起灭无穷，刹那刹那未有纤毫暂息，及至昏夜，方倚杭舒寐以求其止，然而一鼾之中又焉知有华胥槐安之奔碌？似此则一生劳劳未已，设使竖子揶揄，将何如哉？殊不知分内自有不雕不损、无声无臭之物在，得之者几人乎？余故不惮饶舌，勉为一喻，令后人易晓。且如下工之际，必如圣人垂拱。大将临敌，先认大统之心君，次识忠良之辅相，以蓄内外之子民，然后察叛逆之魔王，擒奸佞之群小，总以坛帐，运以韬略，使民安国富，主

君得定，而性可见，命可复矣。张紫阳云：“先且观天明五贼，次须察地以安民。民安国富当求战，战罢方能见圣人。”此言岂虚设哉？若夫认贼为子，以佞为良，不知君臣之纲纪，未晓国家之调度，燕凤同群，狐马作伴，致日消月损，尽埋下土，亦何益也？故作是《传》以喻之。

吹万野人说

秤叟曰：“即此便是《楞严经》，觉七逐为烦；即此便是太极图，觉圆相为赘。”

凡则《传》中所言帝者，虚无之体也；震皇太子，即性也，天理也；庚极太子，即情也，人欲也；猕猴者，六识之种子也；含藏识者，根本无明也；接命道人者，坎宫修命之法也；空谷禅师者，离宫修定之术也；无生老母者，虚空了当之处也；无位真人者，天命也。总由教入道，而率性以复命也。观者细思之。《传》中“忽”字、“正说间”、“正想念间”字，重叠拈出政见，随发随应，机无转待处，不可忽过。《传》中如般若所奏，是实地工夫；如断接命、空谷数语，皆得手真谛，莫作口头读过。每段颂偈尤宜着眼，至嘱！至嘱！

忘道人识

拟华亭船子曲序

泽玩拟船子一曲，似邻於戏第。果戏耶？非戏耶？呜呼！菩萨出胎，罗汉隔世，不无迷昧，矧兹萨埵，乃可废提醒耶？然则，今日此曲正觉世中权巧一法，所亟需而不容缓者。如遽以本地象王、空林狮子相与质证，是欲其视而反蔽之，孰肯倾心？且孰肯啄味？辟夫《阳春白雪》，谐耳者百不一二；《下里歌谣》，听者始舞掌矣。凡赐观者，毋言果戏。倘以戏视之，往昔《南徐行歌》化俗非出自见道者乎？近时《昙华一记》又非出自缙绅者乎？正亦觉世权巧之一法。唯大观者能阔视，而井底者乏全目耳。故敢为之说用次于后。

门人蓬蓬子慧泽撰

吹万和尚船子曲

侍者灯辉集

■堪忍娑婆世界，应怜缠缴华亭。随波好去慢叮咛，船到岸头始定。■山僧乃船子和尚。可是叹咱 在那过去底时节，只为个降不伏底水牯牛、捏不杀底猢猻子，干惹得一个净裸裸、赤洒洒底主人公翻筋斗扑落在蝴蝶梦中。幸喜得醒起来，依旧是个庄周。好看得玉珞金貂一场戏，只是个华胥底英雄；识破了尼连双树四句偈，才算得涅槃底老子。是则是，火宅中一条路忙教着出去；苦则苦，爱河里七根绳强拽将进来。刚才铁面子底，顿一下须发尽落；又道担板禅底，免不得葛藤相牵。正是憎槛复欣笼，何异避溺翻投火？罢罢罢。声

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尽着我做了一场漏逗；过去心、未来心、现在心，不由他把住一个郎当。又遭那碧眼胡说甚么西来意、超佛越祖，却依个香严老悟甚么祖师禅、打石敲筠。呵呵呵。蚤知道饥在万年仓，就晓得渴居大海水，着甚么劳骚？哄得我东打西敲，指树吹毛。到头来彻底掀翻，也只是一根剥尽了无下手底芭蕉、嚼碎了没滋味底虚空，却交付个上大人，莫昧了可知礼也。山僧到这个田地，有鼻难嗅，有话难言，于碌碌自作自受，休怨他人。华亭岸上又作么生下落？来到此间，不免逐境随流。看此乃兴歌作乐之地，山僧也只得假一个“身为浪子偏怜客，惯爱贪杯识醉人”底榜样，以他 世路中一年时景，乱说个七言八句底古颂，以咱 落发辞亲修行得道底络索，调一个渔歌子底曲儿，醒他一醒，有何不可？

■正月律中是大簇，嚶嚶鸟语枝头宿。五木煮汤浴人欢，六帖造符惊鬼哭。白兽樽来庭里献，屠苏酒向囊中掬。落梅带火元夕行，广陵帝在虹桥目。■落梅残，深夜倦，风尘怕入伤心变。好红颜，惊皱面，蓦地揶揄谁见？痛娑婆，悲冗眩，鼠肝虫背如何恋？细追寻，忙修炼，免使兰膏先煽。释迦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细追寻，忙修炼，免使兰膏先煽。念声佛，南无佛，阿弥陀佛。

■二月律中是夹钟，万物分荣春色浓。黄鹂树上催华木，玄鸟山前舞翠峰。淑景风回杨柳面，鲜云霭落杏花容。鹰化为鸠堪唤雨，行人绿野兴慵慵。■醉漓身，醺落魄，江头采石没仙客。惜诗肠，嗟翰籍，独自依依河伯。忆吾曹，将孰择？须寻赵老烹茗益。鼎烟霞，山翠碧，掬取溪边流（合前）

■三月律中是姑洗，子规啼时伤客邸。既秀桐花送春归，将然榆火惊炎启。南浮桥上玉公褰，东流水边郭虞沛。土人渚逸解杯环，至今城洛犹济济。■降书来，归梦迫，从来粉脸戕谁白？纵倾城，总囊革，说甚守宫涂额？看琵琶，声啧啧，空教魂赴金城陌。莫随流，须安宅，长缕腰间绳索。（合前）

■四月律中是仲吕，炎炎城户当初暑。麦波陇头瀛浪飞，梅雨林间清涛语。荷知有热盖先擎，柳为无寒绵尽涿。西乾天竺吐九龙，释迦象落王宫处。■羨挥锄，堪俊杰，老庞沧海金银别。积珍珠，成恨切，忽尔堕，园何悦？怨钱飞，将户阖，男儿志肯甘清节。鼎盛齏，瓢住雪，阿堵从今休说。（合前）

■五月律中是蕤宾，木槿篱边处处新。彩色丝缠长命缕，沐兰汤浴好芳荀。百舌无声林寂寂，楚人有欢水呻吟。龙舟发鼓汨江上，角黍犹为屈原因。■号重瞳，夸按剑，英魂只向乌江淹。怒悻悻，瞋焰焰，气尽难逃归窆。峙不周，头触欠，共工此恚作何厌？兴堪嘲，心损念，虽作麋提非僭。（合前）

■六月律中是林钟，腐草化萤炎气熿。环炉王仲火围座，交扇谢老汗流胸。朱提山上群鸟绝，水井台边众士从。只有绿荷花向日，烟霞光照影池筇。■石渠藏，天禄住，甘泉投阁空成赋。作三都，书露布，留得陌头荒墓。总金坛，称

仲父，浮云过眼经朝暮。急追寻，休驰骛，恐怕光阴虚度(合前)。

■七月律中是夷则，凉风乍至西亭侧。白露寒蝉树上鸣，彩缕金针庭里缠。子仪银洲目视骈，郝隆七夕腹当施。唯有僧俗悉营盆，《孟兰经》上称功德。

■叹传柑，嗟割肉，鼓盆不见庄周哭。谢熊丸，代刺目，岂若泥洹真复。珠双双，文郁郁，楂梨却也寒枯鬻。没来由，空剥碌，挽却早图天竺(合前)。

■八月律中是南吕，秋声夜夜闻砧杵。鹧鸪一去线难瞻，浮槎复来机相与。庾亮楼前月照窗，谢公艇上风传语。广寒宫里色清虚，竹杖为桥登其所。■越西城，求翠岫，终南云霭山环秀。柳风飘，梧月逗，隐隐清香初嗅。过涟溪，宽宇宙，平途花鸟烟霞透。结茅庐，开圃囿，先且攀藤来构(合前)。

■九月律中是无射，鸿雁来宾雀入泽。登山饮酒羨悲风，坐湖联句悬海约。武帝适情台可游，陶潜兴到菊堪惜。只有温令作文嘲，笑得参军声啧啧。■问仙陀，敲北谷，袖香一展金针昱。付牛车，兼鹿轂，难道青莲无育。指黄华，参绿竹，法身般若诚堪祝。海航遥，银浪速，休择士农渔牧(合前)。

■十月律中是应钟，寒风冽冽复传冬。清池水定冰光冻，焦槐火改霜色封。讲武行队出天子，涤场歌舞自乡农。虚之一孝曾天感，杨梅两实味浓浓。■锁金牛，系木马，绳床一坐松岩下。世情休，尘焰寡，数阵风涛幽雅。蹶天根，倾大冶，乾坤踏破实消洒。夜符明，如意赭，提起娑婆难价(合前)。

■冬月律中是黄钟，阴化阳升一线逢。风行广莫吹寒卉，日轨巽维彻冻峰。进退八寸单观美，消起两至只朝冬。地雷震动尧夫赞，大音玄酒实堪宗。■系虚空，除线索，含唇笑点春光额。色青青，形赤赤，想是日来潮汐。顿心寒，瞪眼碧，鹭鸶惊起沙汀舶。出灵荒，游广莫，不折紫磨金策(合前)。

■腊月律中是大吕，梅花带雪侵人语。洁洁时鱼亲帝阙，冲冲冰凿临江渚。长炬照田吴乡人，灵葩采献陈氏女。馈岁除夜祭祖先，却欢春色重来与。■吐龙唇，垂象足，霏霏花雨瘳人毒。来山环，返水曲，莫使迷头颠。北曦曦，南旭旭，两人共照何拘束。莫胡猜，休乱欲，这里岂容真俗(合前)。(

分叠既成五种禅 折金无处不垂涎 祇因陆径皆茅塞 依旧重撑般若船)

附住兴龙解制抱病欲归词

聚云和尚平常性情潇洒，虽病中危笃，犹对近侍之人敲拍唱咏。时，西堂蔚公请而记之，正见师如古人所谓“老僧有个安闲法，八苦交煎总不妨”之意也。书记慧谧沐手和南录。

幻场运瓮

■打扫竹林方丈，勤添席上梅檀。石榻炉边自稳，相依堂老清闲。小僧乃聚云和尚侍者是也，这几日和尚四大不安，今日稍可，想要起来清坐一坐，小

僧只得在此伺候。■远看蜘蛛行事，偏他腹内丝多。三教门前结网罗，蚊蚋蜂螭放他不过。有朝一日，落地金鸡啄，恶贯满盈自作。■侍者问讯：“和尚今日为甚么不戴僧伽帽、陀头氅衣？莫不是厌作和尚耶？”

■(拍拍令)我看那和尚呵，他驾着日轮香象，降入王宫，指天指地，却劳了许多闲气。又看他太子游门，十九逾城，雪山苦行，睹明星彻道了，来到菩提树下，只落得一场儿磨累。及至四十九年说法，末后拈花，干惹得后代儿孙行棒行喝，拈锤竖拂，七颠八倒无休息。到而今，只落得细雨洒花千点泪，淡烟笼竹一堆愁了，怎能勾衲披蒙头万事休，绿岸红曦浅水流，潇湘雪夜归来晚，明月芦花到处秋。■既不做和尚，莫不为逍遥道者否？■我看那道者呵，他自那八十年怀胎，手攀树枝，左腋降生，指李为姓，已成了一场儿怪事。又看他周灵王时，守藏史，柱下史，窃仁者之名，赠人以言，何曾得绝圣弃智？及至紫气出关，尹喜请问，注了五千言道德，为甚么道个我生何以晚？泥洹亦何早？不见释迦文心中常懊恼了，怎能勾一片白云万里烟，千株松下涌寒泉，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和尚、道者既不做，莫不依旧为儒者否？■我看那儒者呵，他初生时，苍龙绕室，五老在门，麟吐玉符，王商周而素王出，已成不祥之瑞。又看他删《诗》定《书》，访乐苾弘，问礼老聃，却是些悬疣负赘，及至教下了三千徒众、七十二贤，为甚么再逐于鲁、伐树于宋、削迹畏匡，返惹得后代儿孙争名夺利、夸富称荣？一个个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了？怎能勾一掬清泉世界宽，袖中此石东海澜，千里江山千里尽，一溪杨柳一溪烟？■曾闻和尚易字性空，今三者不做，何不称个空三教？■呵呵，你正抓着我痒处了也。一僧一道一儒流，三人共话几春秋，不知说个何年事，直到而今笑未休。■我看那天地未判、世界未成时，早有一物，动立天根，静持地轴，落在人间，传声空谷，只是叫不响也。我看这三教底腔子，如三瓮然，若处一瓮之中，只知一瓮之消息，定不知别瓮之消息。若能运瓮，必出瓮外而运之。我何不作个运瓮老人呵，却把这道冠儒履佛袈裟，和会三家共一家，个中若了全无事，重阳九日灿黄花。（

蝶脸苍胡才老叟 一回换面叫孩儿 曲罢帐中无个事 你是何人我是谁)

词曲终

捐衣贖重刻

上吹下万师祖古音王传船子曲运瓮词

以广流通用滋福慧

曾孙(性(明 禅))徒(空■)孙(法)

古音王传

吹万野人着

秤叟居士评

庚极太子越城为寇

天地未判，日月未分。古音王国，太和元年，圆满清虚皇帝即位。是时，分天地，曜日月，变山川，化万物，燮理阴阳，制裁文武，四境升平，八方朗静。正是干遇巽时观月窟，地逢雷处见天根。忽宫内出现慈悲之法相、宏彰招提之圣境，欲图后嗣，以立人极，潜心默告虚空。夜感神梦，产下二子，一名震皇，二名庚极。颁敕天下，晓谕军民。至太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庚极太子自将天禄阁艺志经籍火烬无存，宫人车马弃之弗用，独引素练，即君手执紫金花，身驾白虎，头顶银盔，体挂银铠，倒拖银枪，径越西城，投入我慢山，结庐为寨，肇立大旗，上书“西山大白虎神王”七字，招兵养马，蓄积资粮，不知为何事件。偈曰：清净本然物我无，觉明为幻竟成筭。一声鼓动生生窍，蓦地山河万象铺。

震皇、庚极俱有深意，震属木，庚为金，情者伐性之斧也。何故？以八月初三逃，金行秋令也。

五路魔党投礼西山

却说古音王国内有一佞臣，名曰含藏识，因帝见伊素有谋主之心每常责贬，以此怀隙，又见庚极太子私奔郊外为寇，自思不若乘机出朝，访一深识韬略、遁术者为辅佐，再觅惯习六师、精专艺勇者为头领，多招兵卒，投助西山王，众力齐功，则土地三分，侯王必得矣。于是寅夜亦越西城，适一阵狂风，飞沙走石，须臾间似有峨冠者立于前，谓曰：“吾乃知识神也，见汝有此大用大志，特来授汝一书。此书惟五蕴山无底洞六耳弥猴能晓，汝可急求，以成大事。”识闻此说，不甚欣乐，遂直往投拜六耳弥猴。猴曰：“子是何乡之人？欲求何事？”识曰：“我乃古音王国内臣，今欲报怨恨，无高明之主，幸神人授我幻书，特来哀求大师同谋永业。”猴闻此言，喟然叹曰：“予住此山，亦受帝王之害。谓我博古通今，多知天文地理、悔吝忧虞，恐后有不测，常将慧火掣烧我目，图绝我而自安也。早欲叛之，恨无其主。昨闻庚极太子已入我慢山，自称王位，今又得其贤侣，共招党类，齐助西山王，以图事业，岂不美哉？”言罢各驾孽龙一条，手执招军旗一面，巡游四方。至东路，招四毒将军：贪、瞋、痴、爱，各统雄兵四万，为左营；西路，招七恶魔王：喜、怒、哀、惧、好、恶、欲，各统雄兵七万，为右营；南路，招五毒将军：色、受、想、行、识，各统雄兵五万，为前营；北路，招六寇幻师：眼、耳、鼻、舌、身、意，各统雄兵六万，为后营；中路，招二妒追魂将：断、常二见，各领雄兵二万，为中营。三声炮响，各挂头盔衣甲、枪刀器械，分青黄赤白黑之高旌

，列东西北南中之方面，旗幡闪闪，金鼓喧喧，五路人马齐奔西山。正是：一念机心起，百万障门开。却说西山王一日宴坐寨中，自叹曰：“人生在世，个个皆秉正气而成，安得无怀德保仁之念、存心养性之工？奈何烦恼不兴、菩提未得？若欲火里栽莲、真人出现，也须要显无明、振觉想，于人情内觅道情、酒色中访弥勒，方为出世丈夫、超群烈汉。今我父兄独守枯寂，形同稿木，心若死灰，不认我为真子，不遗授我天下，我故于此结寨安营、停兵积草，他日鼠离碣石、足下生云、浪鼓沧溟、翼摩穹昊，那时心满意足，然后入山了道未为晚也。”正说间，忽寨外炮响，魔兵齐至，众聚寨前，大呼：“西山王万岁！我等愿为爪牙，共图江山。伏望大王收纳。”王即答曰：“奇哉奇哉！正是烦恼遇妄想，鱼水自相投。”遂将六耳猕猴立为大军师，号令众将斩杀自繇；含藏识立为总督大元帅，掌握兵权，督理军储，五路总领。人马照旧安营，认方下寨，听候午阳令出，发兵前进。偈曰：一波才动万波随，使惑如烽不自知。打开王宫空若梦，他年枯朽慕当时。

六耳猕猴有微意，六根惟耳最甚。观世音，上也；声闻、缘觉，次也。我夫子直至从心不逾、并耳顺，不足言矣。此谓如来。

圆满皇帝差使探讨

却说圆满皇帝夜梦四兆：一、太山欲崩；二、四海水泛；三、臣民悲泣；四、内宫逃散。忽觉，通身汗流，急宣众臣并震皇太子，出殿问曰：“我此四兆吉凶如何？”驾前般若丞相执笏奏曰：“此乃国家迁变之相。陛下宜洗心涤虑，以永天命。不然，则江山废矣。”正商议间，忽有一将飞马径奔殿前，俯伏大哭曰：“国家丧矣！”众官扶起，奏曰：“臣乃西关防御将军觉照。今有庚极太子背父私逃，勾引奸贼含藏识，访求五蕴山无底洞六耳猕猴，大积军兵，于我慢山自称王位，多方幻术，杀害生灵。若不早灭，江山难保。”帝闻之，昏倒于地，须臾方苏，急询众臣曰：“此事何如？有良策者不妨早奏。”这正是：只因一念妄觉照，自家人害自家人。时，般若丞相奏曰：“陛下且自宽怀。臣闻古人云：‘妄想原来本是真，除时又起一重尘。言思动静承谁力？仔细看来无别人。’《传》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知己不知彼，百战百败。’庚极太子虽是自家之人，今已中群党之毒，一时难解。当时陛下既知庚极太子久有私逃毒害之意，必须时时谨察、刻刻调停。若遇动时，以善止之。今已远矣，愈隔愈疏。分明是个中秋月，今日翻成两半边。陛下既欲剪除，可差觉照将军并善能分别对治官妆作军人，潜入彼营，细探有何异术本事，以便征讨。”二人领命前去打探。偈曰：佛性圆通物我如，浑身大地一琼琚。个中有念鸿门碎，纵觉那能复始初。

世间伶俐儿郎都被朋党引坏。一念稍动，则诸邪易入矣。制外不如防内

，读之猛省。

探使回报各营奸细

却说觉照将军与善能分别对治官二人齐出西城，卸了冠裳械甲，妆作军人，暗入西山寨内，从左营至右营，复从前营至后营，又入中军帐内，探其诸将谋略巧术明白，转回本国，诣太极殿前呈奏。是时，国内众臣、官僚士庶，齐集听白。奏曰：“臣领圣旨，前去魔寇寨前，探得庚极太子乃北方水中之金气出现于世，继位西方，得白虎煞气而威雄，变而为情，其性好动，动时山崩地裂，魔寇齐出。此毒若无法度擒之，亦能相织为轮回六道之模，亦能染污其觉地三身之体，翻头作足，播智为识，为害不浅也。因此一人妄动，故起多端党恶。至于部下，左营四头目：首者贪，其性好欲，欲心一动，变而为水，以淹生灵；二者瞋，其性有火，毒火一发，能炽万物；三者痴，其性多藏黑气，若黑气露时，令人昏迷；四者爱，其性藏丝，从口吐出，将人绑缚死地。右营七头目：首者喜，其性欢乐，若动时，令人陷入泥犁坑；二者怒，其性毒，若发时，令人变为蛇；三者哀，其性忧戚，一动时，令人魂魄自损；四者惧，其性惊疑，忽发时，令人心惊胆颤；五者好，其性多爱乐，一动时，令人化为禽兽；六者恶，其性嫉妒，暗举时，令人变为蟒；七者欲，其性贪淫，一动时，令人轮回不止、六道不停。前营五头目：首者色，其性感乱，若动时，令人颠狂着染；二者受，其性喜繁华，若行时，令人陷于刀山剑树；三者想，其性奸猾，一举时，令人碎心剖腹；四者行，其性执固，若遇时，令人败国亡家；五者识，其性幽隐，若遇时，令人染物迷心。后营六头目：首者眼，其性多爱恋，若遇时，令人丧目失光、着境不回；二者耳，其性贪声，若遇时，令人随身堕地；三者鼻，其性贪香，若遇时，令人闻香饮毒；四者舌，其性贪味，若遇时，令人得味成病；五者身，其性贪细滑，若遇时，令人入铁床铜柱；六者意，其性散乱，若触时，令人入一十八重生死网。中营二头目：一者断，其性刚烈，若遇时，令人化为木石；二者常，其性不谨，若遇时，令人自缠其体。都督大元帅含藏识，其性毒恶、多谋多虑、巧诈百般，若遇时，令人或现禽形、或现兽形、或现鬼形、或现魔体，更不能复见本来面目。六耳猕猴，其性上识天文、下识地理、中识人伦正道，三教九流、百家子书无一不通、无一不晓，若遇时，令人肚肠寸断、心肝粉碎、九孔长流、分形灭相。”帝闻之，号声大哭，众臣亦皆齐泣倒地，悲曰：“吾国有如此大毒，我君臣命垂旦夕，教朕如何得以慰生？”时，般若丞相含泣奏曰：“陛下且自保重。昔，世尊曾道：‘我在镬汤炉炭里成等正觉、刀山剑树上成等正觉。’何必深虑悲戚也？正是：烦恼暗宅中，常须生慧日。伏望陛下敕出榜文一道，张挂皇门外，招纳贤士，以讨党逆。幸勿多忧。”帝然其奏，颁降榜文一道于门外，晓论：“如有

达天地造物、阴阳化机、熟识讨贼之法者，许揭榜面奏，当拜为军师。日后功完行满，愿为门弟子，与师入山了道。”偈曰：“百年干戈焰气雄，何曾一个外寰中？关头出入皆由觉，潦倒于今又说通。”

诸魔之害，和盘托出，婆舌婆心。明知山有虎，固作采薪人，可叹可笑。

接命道人揭榜降魔

却说北海玄武山接命道人，自幼离尘出家，入山年久，得至人授，有接命之工，专以保精纳气为主，今已功成。闻国内招贤纳士，径入城中，看毕榜文，揭下。被皇门官报知，宣进殿前，大会群臣，询审才能。礼毕，帝问曰：“道人有何法术？”答曰：“臣遇至人授，有紫金丹之妙术。若得之，上可以登仙入圣，中可以扶朝保国，下可以却疾延年。今陛下外魔攻发，内户不安，如人得病，命垂呼吸，必须培接，然后再苏。今欲治之，先将本国人马将领挑选整肃，多捐钱粮，以安黎庶，使国富丰盈，方才拒敌，何虑妖寇不伏也？”帝闻此言，欣然准奏，就封接命道人为上军师，代天主事，即赐轮巾一顶、斗极皂袍一件、七星剑一口、黑旗一面，统领内外兵将，号令文武百官。道人领命，即调文武各官贤否册清查，有能者取用。查得赤兑关巨口将军丹朱与肝腑甲乙寅卯神将，可于东路安营听令；华池停赤龙将军正伦与肺腑庚申辛酉神将，可于西路安营听令；铁门关诸牙将军罗千并部下三十六头目与心腑丙丁巳午神将，可于南路安营听令；咽喉关勒命将军虎贲与肾腑壬癸亥子神将，可于北路安营听令；辰州都督侯丹元与脾腑辰戌丑未神将，可于中央安营提调。各寨将领军兵于子月进攻，以午月退寨。这正是：假他做向屋，安我主人公。差人调集分定，请旨发征。偈曰：赤肉团中无位真，由来四大属逡巡。黄冠未识圆通理，认着狂头自取沦。

保精纳气，不外存想两字。存想者，情根也，原非了义，宜其必败。

西山王大战五路兵

却说西山王差人哨探古音王国聘有军师，提兵大发，即时敕令大军师六耳猕猴、大元帅含藏识点就五营兵马，整肃前进。这正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却说接命道人请旨，命下，于子月朔日开刀辞朝，督领大兵出西城，传令各路依式而行。忽中营炮响，各路人马齐割西山之下，不分昼夜，连攻数阵。只见东路巨口将军统众前攻，正遇西山王左营头目人马，战不数合，被贪魔运水、瞋魔放火、痴魔执迷魂扇鼓风、爱魔布五色绊索，将丹朱人马混杀无踪，大败逃散；西路赤龙将军统众前攻，正遇西山王右营头目人马，战不数合，被喜魔放犁泥、怒魔放毒、哀魔放摄魂声、惧魔放插心破胆箭、好魔放千层网、恶魔放五毒、欲魔放轮回车，将正伦人马混杀无踪，大败逃散；南路诸牙将军统众前攻，正遇西山王前营头目人马，战不数合，被色魔吐迷昏气、受魔放刀山

剑树、想魔放碎心剖腹刀、行魔设铁墙铁壁、识魔挠杀物旗，将罗千人马混杀无踪，大败逃散；北路勒命将军统众前攻，正遇西山王后营头目人马，战不数合，被眼魔放飞沙污目、耳魔放怪声大震、鼻魔放百香毒、舌魔下五味蛊、身魔设铁床铜柱、意魔布一十八重生死网，将虎贲人马混杀无踪，大败逃散；中央都督侯统众前攻，正遇西山王中营头目人马，战不数合，被断魔放木石、常魔放天罗地网，将丹元人马混杀无踪，大败逃散。忽听西山顶一声炮响，只见得含藏识放气一口，大火即作，将接命道人两足化为灰尘；六耳猕猴掬水一洒，将接命道人肚肠溶为浊水；西山王吹风一口，将接命道人头骨分化虚空。这正是：六欲诸天具五衰，三禅尚自有风灾。假饶修到非非想，也则不如归去来。西山王大胜，回寨升赏三军。古音王国独留数个残兵，回朝报之圣上。帝闻之，仰天大哭：“朕作何业，遭此大毒大害？”这正是：若有药而行火候，则金被火逼，飞腾至于离宫化而为水，返以克火，故火无炎上之患。今日是无药而强行火候，则虚阳上攻，实以自焚其躯，返招祸矣。殿前般若丞相奏曰：“陛下且自宽怀，任他眼前纷绕绕，自取清闲一念真，何必忧虑？臣闻无为山静玄洞有一空谷禅师，深知寂静安邦之理、正定灭魔之道，陛下可差觉照将军领诏宣来，共论军旅，未为晚也。”皇帝诏曰：“朕有天下，不幸连遭外魔侵害。今闻和尚道高德重、戒律精严，特宣入朝，上安邦国，下安黎庶。”觉照将军领诏，辞朝径望南路前去。偈曰：有为不就又图空，弃水还将入焰中。月下霜华人未见，草头甘露自葱葱。

守定将门，不教魔入，此接命第一法也。一味攻击，便有对敌，有对敌，便有胜负，道人自己讨死。

空谷禅师计困西山

却说觉照将军领诏，前到无为山静玄洞，参见空谷禅师。接诏毕，叙论变乱之事，师即执降魔拂、辽天杖，同觉照将军下山，入朝见帝。帝问曰：“和尚不舍慈悲，护国安民，其德不浅。”师答曰：“修行人，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今见陛下意欲利己利人，贫僧只作一浪子怜客、贪杯识醉已耳，讵敢当其慈悲耶？但今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若诚意则心正，心正则身修，身修则家齐，家齐则国治，国治则天下可平矣。只如今，就以身为国，以心为主，以精气血为民。凡欲得其身安心宁，必须端坐，收摄离境，不着一物。倘有一念起时，务须除灭，形如稿木，心若死灰，行住坐卧，语默皆然。久久纯熟，体合虚空。如此，则内魔不起，外魔不侵，坦然自在矣。今陛下失其谨察，则内境已出，外境已入。若不早图良策，是终亦必亡而已矣。”帝准其言，即问曰：“为今之计何如？”师曰：“陛下可敕诏通国州县镇宰，各领军民人等，随带粮草

，分作二队。请震皇太子亲督一队，割西山之后。贫僧自领一队，割西山之前。周围高筑垣墙，以木石塞闭谷口。上布天罗，下埋地网，困守堤防，日久月深，魔寇无粮，自饿死矣。倘伊欲破重围，僧只以降魔拂、辽天杖向空一掷，彼必不敢妄动。”帝准，即敕调通国人马，齐至辕门外，听空谷禅师、震皇太子统率，听令施行。时震皇太子辞了父王，驾青牛车一辇，手执青莲华，同空谷禅师于寅月卯日出西城至西山。人马各分两队，前后割定困守。偈曰：莫执心空为及第，还期热恼有真如。松梢鹤立何曾异，憾一场看跛驴。

虚无之家鬼洞，其室空寂，原无用处。守尸之鬼，早被猕猴看破。

瞋爱二魔进计冲伐重围

却说西山王见空谷禅师与震皇太子领兵割住前后二路，周围筑坛困守，似难拒敌。正忧闷间，大军师六耳猕猴向前奏曰：“我王休虑。臣知空谷禅师乃枯坐守尸之鬼，震皇太子乃书生之见，纵有强兵，亦莫能胜。不如乘彼远行累苦，五兵齐发，先擒秃僧，后捉震皇，复灭古音王国，江山可得矣。”王听其言，即令大元帅含藏识催兵齐伐。时含藏识领命，即传令四营大兵死战。西山王与大军师六耳猕猴，各执红旗于中营。三声炮响，四兵下山，直杀重围。被空谷禅师将降魔拂、辽天杖向空一掷，只见西山王五营兵马俱各心惊胆颤，头目昏花，复入寨内，闭守不动。西山王无计可施，昼夜不安。忽左营魔王瞋、爱二人向前奏曰：“我王休虑。此等无作之徒何足挂齿？只要我二人各显神通，一诱震皇太子，一诱空谷禅师。若他起瞋起爱，我王直听声音为号，发兵四下相攻，一鼓可擒矣。”王闻其言，即令二人前去施行，二人领命。爱魔变作美女，是夜潜入震皇太子帐内。太子一见大惊：“这妖人从何而来，擅入我帐？”女曰：“妾非妖人，乃本国良民女。闻太子离宫日久，未免有楚襄之梦。妾固卑陋，可供枕席之欢。”太子见其冶容，听其媚语，遂动其心，歌舞三更，爱心大作。其女故闹戏论之声，西山王闻之，发兵杀入帐内。震皇太子部下兵将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只见美女于帐内化为魔形，活捉太子。幸空中一神人垂手提出寨外得苏，余兵大败。瞋魔化作一道人，亦混入空谷禅师帐内。师见问曰：“全真在何山而来，如此暮夜？”道人答曰：“我见禅师是个大修行人，如何又作军师？此必道理未明，故如是也，特意相劝。”师喝曰：“妖道岂不闻忠君孝亲乃人道之大本？欲成出世之果，先尽在世之因，焉敢如此胡说？”道人曰：“常闻修行人以慈悲为本，既言不是，又当再说，何故擅喝其人？岂不知华严座主临命终时瞋怒一声，遂堕为蟒？”师闻此语，一时难忍，遂抽杖便打，被道人大闹喧天。西山王闻之，领兵杀来。含藏识以目一鼓，大叫一声：“变变。”空谷禅师怒气冲天，身腾虚空，化为毒蟒，坠入荒山沟壑之内。残兵大败，垣墙尽崩。西山王大胜归山，封瞋、爱二魔为先锋都

元帅，大赏三军。这正是，莫执忘形与死心，此个难医病最深。只须探静识渊源，始得见性合天真。可见空谷禅师真枯坐灰心，盲修瞎炼，以故大限来时，不得其主，忽然一怒，堕为蟒矣。止存震皇太子领残军回朝，谒见父王。帝闻之，倒绝于地。群臣扶起，须臾方苏。偈曰：无事休将无事看，心沉犹自起波澜。冰鱼压笋何曾死？依旧回生鼻孔酸。

以色诱太子，以气诱禅师，大奇！盖人性最易牵染，寂中火种最易鼓煽，俱被敌人窥透。可怜！可怜！

表奏灵山老母求计

却说圆满皇帝被群臣扶起，苏醒方坐，半晌止息气定。殿前般若丞相出班奏曰：“一胜一败兵家之常。陛下保德存仁、宽宏纳众，自然天祐，谅不至于败国亡身。臣知天竺国灵山大雷音寺摩尼阁无生老母乃三界四生之慈母，若众生有难赍表求救，概舍悲愍之念而来解之。陛下可书一《心表》，差震皇太子与微臣同到彼处哀告。若肯解危，亦大幸矣。”帝从其言，遂入悬鉴阁，亲书《心表》。其《表》曰：“大千世界古音王国圆满清虚皇帝皇长子震皇，统领合国文武官员等诚惶诚恐，稽首顿首，谨具表文，百拜上言：伏以牝德为元，亿类化生于腹里，有情赖善，九品含包于域间，诚世出世界之总持，实法非法本之三昧，六凡均润，四圣全滋，恭惟至真老母大人，真空秉彝，无极运变，其收则摄众甫以入吸，其舒则发庶物以出呼，不暂不停而不迁，随往随来以随顺，匪离寂灭，屡关圆通。朕自受命于兹，心神蠢朴，禅国之后，意地纯坚。恍兮若太虚之容，惚焉似幽玄之相。或时足翻头覆，独露于杳冥之场，或时日翬月昏，卓尔乎消息之境。欢逾岂已，宴乐何穷？只为末代之黎民未识还家之要路，故纵纤毫之枢捩竟成百万之障门。祸起毗播迦灼光辗转，继牵阿赖耶发润引流。再而瞋爱之魔军纠伙断常之妒寇，又以贪欲之妖孽结侣见闻之幻师。朝于中，暮于外，公明劫害；坐于后，行于前，暗昧销磨。一日十二时，时时搬运；五更三四点，点点周旋。方欲伏智剑以剪除，返被号金虎而舒翼。邀求八觉之缘识，朋党六耳之猕猴。带领魄灵，督率蕴结。以群畜为知己之良友，视父兄作切齿之仇人。割寨西山，大叛邦阍。初战损接命，道者丧于水火风之至灾；次敌坏空谷，禅师化为瞋怒恚之毒蟒。阶次震动，肢节不安。伏愿圣母慈悲烛倒悬之惨、调御宏惻隐之恩，扫绝烽烟，安慰蕃芜。使朕复太和之雅气，腑脏更胎；还性命之机关，婴儿复孕。靡作失步之余子，竟成过位之善财。下情曷胜，悚惕待命之至！”震皇太子与般若丞相领《表》，同出城外，径往灵山参见无生老母。母览《表》毕，叹曰：“无知底孩儿！岂不闻大道只在目前？所谓：‘知者见之谓之知，仁者见之谓之仁，百姓日用而不知。’汝父不解以人治人而反骑牛觅牛，所以执于有而困于无，两败而两不得力。是何道

理？正是打头不遇明师，到老翻成骨董。盖情者，乃性之所发；意者，乃心之所发。惟当诚意以正心，摄情以归性，似有少分相应也。然此中有无须知，空实须究。所以，凡夫著有，不见有中之无；二乘着空，不见空中妙有。至虚而不知实之即虚，虚未极也；至静而不知动之即静，静未极也。汝父只因未得其理，故尔有失其政。儒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子今既来，不为迟也。

”老母遂动一念，忽见大慧明天常寂光国戒州禅那县无何有乡清虚境紫玄洞无位真人即于云端中坠下，问母曰：“老母有何见教？”母曰：“今古音王国圆满皇帝被逆谋叛，地方不宁，赍《表》请我救急。特令汝前去代替决魔。”真人答曰：“母叫子行，不得不行。”遂辞母，与太子一阵清风径回本国。其国昼夜光明，灿烂不息。帝见心甚欢乐，速令通国人民斋戒沐浴，焚香迎接，相会定计擒魔。偈曰：历历腔中一鉴悬，归来问白是真诠。化机织就鸳鸯枕，自在瑶池月下眠。

这回觑破娘来面，刹尘何处不如如。

无位真人定连环计

却说无位真人一到国中，万民安泰，十方肃静。与帝同于殿上，会积群臣官僚，听讲连环计：“夫连环者，其则象天地造化之模、阴阳动静之机，以太虚为应国之图书，以大极为传国之符玺，上安三十六层天罗，下布三十六层地网，中安一十二步空穴，以入连环。令震皇太子驾青牛、执青莲花，于内住定。左右开洗心涤虑沐浴池，以戒、定、慧三人把三要路，檀波罗、尸波罗、羼提波罗、毗尼耶波罗、禅那波罗、般若波罗六个文相周围防御，大强精进勇猛将军执丈六金枪于玄关中立定，四无量、四无畏、七菩提、八正道为内应，十八不共法、三十七助道品、三千威仪、八百细行为外合，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各执昙华纵横围绕，庄严阵势。将朝门紧闭，只等贫道自执招风扇、驾辽大鹤飞入浑化楼，先塞兑户，次将垂帘洞二童子拔其见精，仍赴天鼓洞用石闭紧，向空中招开巽户，清风自发。众魔一触此风，尽化为灰尘，自然泯迹无存。惟有道者径落连环圈内，受其熬炼。何愁天下不平、国心不安也？”帝闻之：“此计甚为希有。”群臣俱皆惊讶，先礼真人谢恩，然后驱遣人马。礼毕，发令将分定人马一时摆定，只候魔来投伏。偈曰：不离华座发清机，妙用无方任显微。法法都来非法法，寒光只在面门飞。

铁鞋踏破无觅处，得来全不用工夫。妙绝！妙绝！

西山大王陷连环阵

却说西山王差人探知圆满皇帝得无位真人为大将军、布列上下八方之阵势，昼夜不安，无计可施，自叹曰：“英雄盖世，无非大梦一场；富贵惊人，难免无常二字。争人争我，到底成空；夸会夸能，毕竟非实。止想遗臭万年，谁

知不保朝夕？况我僚属皆系杂气，如何抵真人之正法？”正忧虑间，大军师六耳猕猴奏曰：“我王乃万夫不当之勇，如何长他锐气灭己威风也？古人有言曰：‘莫执无事为无事，往往事从无事生。’彼只以无位真人之幻境以为安排无事。若我王哨领大兵五路杀进，令含藏识放起变身风，迷着真人，我王直冲阵内，先灭圆满、后杀震皇，然后整饬江山。此又是无事之中返有事也。”王曰：“甚罕其谋！倘此计能破彼阵，正是不见一法存无见，大似浮云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还同太虚生闪电。军师可传令乘势击攻一阵，看事何如。”六耳猕猴即传令各营兵齐发。炮响三声，五路人马杀入连环阵外，无门而入。举头才看，只见无位真人在浑化楼上乘鹤翱翔，坦坦无碍。含藏识仰身一竖，变为三头六臂红发绿须，涌入虚空，吐风一口，欲化无位真人，被真人将扇轻轻招动一下，含藏识周身粉碎、微尘无影。六耳猕猴手执五阴棒直上空中，欲打真人，又被真人一扇，坠入千旬海底，时间化为香水。五营头目贪瞋痴爱等众一齐努力，欲攻阵门，又被真人默然念句梵天心咒，忽观音菩萨腾空而来，手执杨枝，灌洒甘露，一切贪爱魔军尽化为香风而散。西山王见众兵将个个无存、魂飞魄散，方欲逃奔，被真人一扇，从空中坠入连环圈内，被勇猛将军一枪插定，少顷，慧光四遍，通体皆明，霎时间，同震皇太子并青牛、青莲华炼成一个小小婴儿。四下文武百官被无位真人摄入空中无影，独留圆满皇帝在殿前惶惶无主。偈曰：当年分境各东西，今日归来是旧蹊。澄水不翻金碧浪，一轮孤朗海中栖。

前以六耳猕猴始，此以观世音终，大奇！惶惶无主，此谓真主。

真人皇帝同碎虚空

却说圆满皇帝见无位真人用此神通，心中半喜半忧，行至连环圈侧，叫声：“太子。”无人答应，惊惶无路，昏昏闷闷。这正是先天气，后天气；得之者，常似醉。遂两手挽着真人：“朕原请你伏魔，未曾教你杀子。快说皇长子今在何处？”真人曰：“陛下真无知之赤子也。汝子尚存，不必思虑。”复拽帝至连环之傍，真人即将手拨开二圈，于空穴中取出婴儿，手抹其腹，止有微息在脐上彻动。真人曰：“此即陛下之长子也。”帝接入怀，又问曰：“我儿先已长成，今日如何复小？”真人曰：“陛下不见张紫阳《悟真篇》云：‘三五一都三个字，古今明者实然稀。东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还从生数五，三家相见结婴儿。婴儿是一含真气，十月胎完入圣基。’此即是入圣基之象也。”帝得其旨，将婴儿紧固于胸中，行住坐卧昼夜不离。国务不理，人情不识，天理不晓。黜聪明，隳肢体，忘物我，泯凡圣。真人曰：“陛下如何不理王事？”帝曰：“朕若理事，恐撒手掷下婴儿，又枉前工。但只以不理而理、无为而为也。”真人曰：“陛下今日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不如诣灵山修行成佛也罢。”帝曰：“朕到这里，上无诸佛可成，下无众生可度，佛之一字永不喜闻，又有何道可修也？”真人曰：“不然同贫道往洞中居处亦好。”帝曰：“真人之洞有名有相、有国有乡，我这里无中为有、有中为无，不有而有、不无而无，以一大千界为一芥子许、以一芥子又为大千界，有时将丈六金身作一茎草用、有时将一茎草作丈六金身用，建立在我、扫荡亦在，我何故与尔同行？”真人曰：“既不同往洞中，可出劫外优游何如？”帝曰：“若说劫外，即有劫内。我这里本无内外、本无生灭，不增不减，不有不空，两足履不尽之清风、一鼯了无穷之世界，要那优游何干？”真人曰：“望陛下与贫道粉碎虚空，纵横无碍何如？”帝曰：“奇哉！奇哉！”二人遂舒起手，不用其拳，将虚空打为粉碎，莫知何所。要知那畔还家路，急早还须这里寻（门人慧机曰：“离却那畔，这里又作么生？须别具眼始得。”）。偈曰：识破威音那畔时，白云出没本无思。殷勤为说真空理，浅水芦花有鹭鸶。

外党攻铄，皆繇家鬼作祟，所谓家道不和邻里欺也。迷则为仇为敌，悟则种种皆我外护。所以，夷狄诸边日寇中国而不能不贴服于圣明之手。有天下国家者，其知之；尽性致命者，其知之。

客有读者颂云：“分明只在通身里，舍命和他战一场。”余谓：“直待杀取，未免多弄手脚。不如煽息心头火，枪刀器械一齐丢（又评）。 ”

古音王传终